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輯
沈雲龍主編

曲石文錄

李根源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優恤講武學校教官陳宏專令 以上民國七年
八年在韶州

委瓊山縣知事劉壽朋海疆督辦署副官長李朝陽監修邱海二公祠墓令

設殖黎局聘殷汝驥為總辦通飭瓊崖雷屬各縣令

委瓊崖道尹楊晉督修五公祠令

委瓊崖道尹楊晉兼任瓊崖要塞主任令

設立瓊州圖書館飭瓊崖道尹令

委何勁秋會鑫宗調查整理三亞新村北黎三港鹽業令 以上民國九年
年在瓊州

置重國民民生計勵行實業保育政策先從法令之不完備或有妨礙者改革編訂案

修訂農商法規委員會訂定之法規擬先由部令公布試辦再呈請咨送國會議決案

擬定本內閣政綱案

商標法草案提請公決咨交國會議決公布案

擬設邊省墾殖局經營邊荒案

創設國立編譯館提案

特定西南六省實業案件暫行辦法案

為已故烈士楊振鴻張文光擬請明 追贈陸軍上將案

定期實行劃一京師市衡量新器案

二九五

二九六

二九七

二九八

二九九

三〇〇

三〇一

三〇二

三〇三

三〇四

三〇四

三〇六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三〇七

擬請電川滇黔桂四省長官改土歸流案

責成各省各道尹分區調查實業案

設邊藏青海勸業專員案

青島森林收歸本部主管擬派員接收案

江蘇海州商埠經費由關稅加成項下撥給二百萬元書辦一職改為特派案

擬調察全國鑛產纂成鑛政全書案

設立保工專管機關案

擬於增收關稅內指定專款為實業經費案

設立重要農產物檢查所案

請建吳蔡二公祠呈黎大總統文 以上民國十一年在內閣

與唐少川言國事書

與商務印書館張菊生李拔可為中國近百年史污謗應更正書

復段芝老不受善後會議委員書

與中州大學校長張幼山商立誠中學升學學額書

中法修約電各省軍民長官文

與雲南省政府主席龍志周言國難書

告演人士再事搜集金石拓片書

三〇八

三〇八

三〇九

三一〇

三一〇

三一〇

三一〇

三一〇

三一四

三一五

三一六

三一八

三一八

三一九

三二一

三二二

三二三

三二四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補遺

遷設麻栗壩巡檢通令

二二七

飭永昌府由雲龍改文昌宮為鄉賢祠令

二二九

電軍政府請制止張敬堯盜賣湘鑛文

二八七

曲石文錄卷一

曲石叢書

騰衝李根源印泉

輯刻明滇南五名臣遺集序

根源自幼輒喜聞鄉先哲軼事。而於楊文襄孫清愍楊莊介諸公爲尤篤。讀明史傳忠壯王文毅馬愨烈龔尙書諸公事。則妄自期許。掩卷太息曰。男兒生世。悅丁變故。顧不當如是耶。景仰之心。由是益切。惟恨生不並世。不及親炙。家鮮藏書。莫由蒐輯諸公事實。言論以爲矜式。嘗用歉懷。迨庚子游省會。始得搜羅滇中史乘。與夫故家祕本。瀏覽之餘。摘錄諸公奏議著述。叢爲一編。鈔訂未竟。攜以東渡。友人某見而小之。謂我輩居今日。當高瞻遠矚。觀察東西古今偉人。以陶鎔新道德。徒求之於一鄉一邑之間。斷簡殘編之末。毋乃執德之不宏歟。根源以爲否否。曩者根源亦嘗涉獵東西歷史。及世界名人記錄矣。其間足以濬發吾智識。開拓吾心胸者。實繁有徒。而精神之感發。終無如諸公之於我切。微論西哲。若福澤。若西鄉。固世界所推爲日本偉人也。然自我視之。恆不逮日人之親切。故觀感亦不恆逮日人。蓋觀感之道。與感情相連繫。非可強而致也。根源生長極邊。學殖淺陋。何敢望諸公肩背。而景仰

之切。則十餘年來。未嘗或輟。猶記居鄉國日。每過文襄文毅故里。及謁清愍忠壯墓。輒徘徊不忍去。獨立於斜陽荒草間。優乎若有見。愴乎若有聞。今雖旅居異國。六載於茲。然對此一篇嚮慕之殷。視日本人之對西鄉銅像。有過之無不及也。久欲鈔而訂之。梓以公世。卒未得聞。今者見習青森聯隊。馬蹶傷余左肘。居休兩旬。乃得從事編次。僅得楊文襄文三十首。詩五百零一首。孫清愍文一首。詩一首。楊莊介文一首。詩五首。傅忠壯文七首。詩五首。王文毅文二首。詩三首。合而刻之。顏曰明滇南五名臣遺集。而馬龔諸先正遺墨。卒徧求弗獲。嗚呼。吾滇雖號山國。然自傅沐藍三公。百戰經營。驅逐羣蠻而後。徙江淮贛豫魯晉諸大族以實之。而名士顯宦之謫戍而來者。復頂踵相望。二百年間。賢哲輩出。語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諸公其金碧之靈。而河嶽之光歟。且吾觀諸公。皆生丁叔季。其行誼志節。浩浩落落。不可一世。苟天而悔禍。使文襄清愍得行其志。卽不然。使莊介忠壯得竟其功。則莊介忠壯以後。更無文毅可也。乃天厭周德。元良自喪。雖以文襄之豐功偉烈。亦旋起旋仆。其餘更崎嶇零丁。汗血徒揮。河山莫補。一生耿耿精誠。悉盪爲冷風野馬以去。而形諸章奏。發爲歌詠者。又復燬於兵火。傷於蟲鼠。僅留此飄零敗楮。甚至有并此敗楮而亦不留者。斯亦諸公所無可

如何。亦後人所無。可如何者矣。然則是集之刊。固不僅重諸公詩文已也。根源景仰鄉先哲
之思。將於是乎寄。讀是集者。其亦有此同心否耶。光緒戊申冬十二月

重刻南園漫錄序

南園先生所著書。見於志者。有南園集。西銘通。南園漫錄。續錄。徧爲採訪。皆不可得。歲辛亥。袁樹五先生自內府鈔出南園漫錄一集。付席君上珍。歸眎孫少元先生。根源因得見。以爲當世孤本。欲梓以行。會有事西陲。乃屬施君少雲。爲之檢校。比西事定。師旋次永昌。而施君書適來。以將畢工。索數語爲序。嗚呼。明之中葉。賢否並進。各樹黨援。苟爭逐於利祿。則有誤國家而不恤者。紀綱之不振。明事所由壞也。先生立朝正色。引汲幽滯。風節凜凜。一時直聲震輦轂下。泊謝病歸里。徜徉山水間。以著書自娛。是書之成。蓋在是時。今按書中考據各條。其精博多發前人所未發。而論天人性命之際。皆徵諸日用。驗諸躬行。無空談道學之弊。至其臧否當代人物。足以爲世鑒戒。先生之書。雖不得具見。今於是編。亦可見先生之學矣。世皆羨眉山父子文章之盛。萃於一門。求之吾滇。若南園之後。禺山賁所。各以文章門業著稱。殆可頡頏蘇氏。而其書多湮佚。至可歎也。根源既得是錄。又於軍中得禺山詩文集。而刻之。

大理獨資所著書不少概見。暇當復爲搜集。庶幾存先生一家之學。然永昌先生故里。今風流未沫。後起難繼。尋墜緒待來者。師行過此。益徘徊不忍去云。忽忽行役。未能屬辭。聊著緣起如此。民國元年三月

重刻張愈光詩文選序

舊本張禺山先生詩文集。標題曰張愈光詩文選者。蓋楊升庵先生所選定。篇中時綴升庵評語。根源往歲學於日本。嘗以餘力。搜輯先生與中谿弘山鈍菴諸子遺著。爲明滇南七子詩文存。慮其所得不廣。置之篋衍未刻也。洎反國。得李中谿先生集於陳筱圃師。已刻之昆明。今年冬。適以行役至大理。介庵師函出此集及楊弘山先生集以示。皆明刻。得之狂喜。禺山詩雖出崆峒門。以其才力自爲一家。其格調蓋與升庵近。文多艱深。當時體也。明人刻集多不擇。此本出升庵手定。致爲矜慎。印行亦二百餘年。紙墨皆古。尤可寶重。乃先以付梓。使學者於禺山精誼。得覩其全云。辛亥年冬十一月

重刊宙載序

宙載二卷。永昌張合著。按志。合字懋觀。號賁所。金齒衛人。志淳少子。含弟。嘉靖壬辰進士。刑

部主事。歷湖廣副使。以疾告歸。性嗜學。手不釋卷。善書畫。權貴造請。輒却之。居鄉不談公府事。時欲請查夷田。人心洶洶。乃爲書五千言。達之當事。事遂寢。卒祀鄉賢。著有賁所詩文集。宙載等書。其歷官行事。大略如此。根源往嘗得南園漫錄。及禺山詩文集。刻於昆明。獨賁所著述。徧求不得。去歲居京師。趙介庵師來書云。江蘇圖書館藏有宙載。因致書江甯蘇州兩館借鈔。復書並云。無之。輒深悵惘。今年春。昆明何小泉秉智。晉甯方曜仙樹梅。復來書云。訪確有鈔本存甯館。乃丐江蘇議員吳縣潘斗南承曜爲之謀。斗南親往檢閱。乃得之於叢殘中。爲出資付鈔。胥費半月力。乃成事。斗南爲前貴州巡撫。偉如中丞。爵冢孫。中丞少日。曾游滇中。撫黔時。陳虛齋師適視黔學。虛齋師言。每與中丞談讌。輒眷眷於滇。今斗南之於此書。殷勤若是。頗有其祖風云。惟賁所之爲此書。出於隨手掇拾。及身竟未刊行。其閒街談巷議。猥鄙之言。罔不具載。而明世宮闈隱祕。尤多奇駭可怪之談。賁所身爲士夫。公然奮筆。罔所忌諱。若此。覽者頗以爲疑。然如書中所錄。司禮監張佐題本。其事尤世人所未及知。案牘昭然。必非虛造。亦可見深宮之中。本非常之地。未可臆決其有無也。書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古賢之垂訓深遠矣。孫少元師。以癸亥政變。辟地來吳同居。讀宙載。

一過。詔根源曰。賁所序其兄集。有曰。升庵先生。目吾禹山兄所爲詩文。慮其多而未有實于擇者也。乃爲擇。爲集名曰貴精。禹山兄欣以受曰。子良於擇。雖十去七八。吾奚憾。夫著述所以明道。若於道無關。亦奚以爲。吾竊欲爲宙載。宜於擇。因而語可刪節者數十條。根源意不盡然。謹對曰。請去其太甚者可耳。師乃曰。子言亦是。乃僅籤注數條。屬寄介庵虛齋兩師。訂正付梓。根源爰述得書之由於篇首。資觀覽者考焉。民國甲子六月

重刊中溪彙稿序

昆明施少雲君汝欽代

佛學自漢明帝時入中國。而盛於六朝。與唐其學以明心見性爲宗。與吾儒之誠正修身。初無大異。其事功則以慈悲救世。貴殘平等。一視同仁。與吾儒平治之學。亦無大異。既與儒學無大異如此。故足以輔翼治化。歷世存而不絕。自不善學之者。遁於空虛。入於寂滅。以爲獨善其身。而世之憂樂。則漠然於中。甚至怪誕荒渺。惑世誣民。以求福利爲戾於天下。世乃以佛學爲詬病。鉅儒輩辭而闕之。至此諸洪水猛獸之毒民。欲屏諸中國外。夫佛學之弊。何渠至此。其至此者。以世無真佛學也。然世無真佛學。則佛學足以病天下。若世無真儒學。而以儒學亂天下者。其弊又可勝言哉。吾滇李中溪先生。理學鉅儒也。先生之學。以佛入。以儒出。

復性爲本。經世安民爲用。故歷官內外。格君惠民。卓然有經世才。見稱於時。及發爲文章。一皆抒寫其所學。而於佛旨尤三致意焉。中年著心性圖說。亦頗參用佛旨。實則與周子太極圖說。相爲表裏。當時如羅念庵。王龍溪。唐荆川。楊升庵諸君子。皆極推服。特滇僻處西南。無有表章其學說者耳。今里中相傳先生。乃仙去。其說固不足據。然觀先生爲人。真儒也。卽以爲仙。亦無不可。夫神仙之說。昔賢每以爲妄。嘗竊謂世果有神仙。亦必聖賢君子而後能爲。如古忠烈之士。立功天壤間。正氣耿耿不滅。庸愚皆知崇奉。豈得謂非神仙哉。然則人以先生爲仙。又何疑耶。根源西征葳事。裹糧游鷄足山。所至輒見先生手蹟。愈爲慨慕流連。想像其爲人。曩在宣統庚戌。吾師陳小圃先生。以是集見示。既付鈔本。會有事西行。屬同門施君少雲檢校。至壬子仲秋。西師凱旋。施君以書成告。爰綴景仰先生之學旨於簡端。俾讀先生書者。知先生樹立如此。則知佛學與儒學。皆非無益於身世者也。至先生出處本末。及詩文之足以不朽。集中序傳已詳之。茲不復觀縷云。民國元年八月此序與源意多未合擬刪而施君已歿仍存之根源注

罔措齋對聯序

罔措齋對聯一卷。擔當著。其徒廣廈刊。今年秋中。宿鷄足山。因求前人遺著。如姜巡按思睿。

陳總兵斌陶知府珽及知空本無無住中峯撰述所得頗衆後乃得此卷於鼠齋中篇幅幸完先以印行庶廣傳佈擔公所爲詩曰脩園集擬弁草皆不可見往嘗搜採得百餘篇都爲一集刻於昆明頃於山中又得手寫本遺稿一卷凡詩數十首皆前刻所無而劍川趙介弁師所又見詩十六首乃爲補輯將續刻之擔公遭國變入山同時如大錯諸公亦來結茅今諸寺楹額猶多爲師所題亦有此卷不載者則介弁師已采入雞足山志補中故不別出也

民國壬子
冬十月

刊南村詩集序

施少雲
君代

昆明孫南村先生清愍公六世孫也余既摛輯清愍公遺文集刊五名臣集又訪公墓於西關外以公傳書石而樹之墓左詢公之裔邑人云自南村後卽已彫零今無復存者矣輒歎天之報施善人容亦有不可解者爲歎歎久之考南村先生康熙間以名孝廉知山東泗水縣頗著循聲詩古文名於當時趙互與方伯張月槎侍御尤極推重獨惜世無傳本僅於滇南詩文略中得見數首英辭浩氣磊落出羣有不可一世之概知先生非徒以詩文見者歲辛亥昆明黃君德厚以先生鈔本詩稿見眎卷首有月槎侍御序文蓋月槎與先生爲同年

交談藝又雅相契。今月槎有留硯堂集行世。而先生詩文獨湮沒散佚。著述之傳不傳。毋亦有天耶。先生之詩。氣韻格律。宗法盛唐。間摹漢魏。歸宿於子美昌黎爲近。方之月槎。殆伯仲間也。余旣得此冊。因亟鈔之。不忍令先達著述。終至銷蝕。又以見清愍風節。垂于天壤。得繩武如先生者。九京亦可稍慰矣。惟鈔本字多漶漫殘缺。未敢擅爲補訂。倘有藏先生全集者。庶幾出以眎我。校錄補刊。尤徵文考獻之心。所日祝也。民國紀元壬子六月三日

詩經原始序

孫少元師代

吾滇廣南方友石先生績學士也。清咸同間。以諸生佐湘鄉曾文正幕。以功保知縣。分發陝西。借補隴州州判。勤事著述。有鴻濛室叢書。念餘種。尤精書法。在隴十八年。卒於任。隴人思之。爲葬於隴。隴固先生桐鄉也。根源長陝時求先生遺書。已不可得。以屬于隴之官紳。未得復。而督軍團亂作。事遂寢。雲南刻叢書。訪鄉先輩遺集。吾師孫少元先生。得先生詩經原始。付館劄剛。海上泰東圖書局代售雲南叢書。而先生此書盛行於時。局主人謀爲複印。以廣其傳。問序於予。予荒經久矣。顧念詩之全體。思無邪。一言蔽之。詩之緣起。詩言志。一言蔽之。讀詩之法。以意逆志。一言蔽之。先生慮初學之難遽解也。繁稱博引。旁批眉詮。並益以格調。

機局字句研練之說。雖若無當於經生家言。然詩之教甚廣。其益人也無方。識大識小。視乎其人。未嘗不足以振讀者之神。啓讀者之悟也。至此書宏旨。先生自序言之詳矣。茲不復贅。第識複印之由如此云。民國十三年天中節

滇中瑣記序

余始識迴樓先生於日本。日本游學之士。以吾滇所稱周老人者。年最高。而先生年次之。先生又南中老師也。故嘗歎以爲耆碩之年。猶遠學於異國。足以督厲後生。後先生歸國。遂罕相聞。反正之初。西陲阻兵。余督師至大理。旣得見周老人。又知先生在郡中。因念在東時事。忽忽將十稔。而先生神明不衰。獨守殘缺於點蒼西洱之間。用著書以自娛。視余之馳驅戎馬爲何如也。會第二中學校。無所董理。強先生主校中事。余亦遂行。比自騰衝歸。校中事粗定。乃延先生師中爲參軍事。由是得朝夕聚談。而盡得見所爲書。又得滇中瑣記一卷。遺聞國故風俗物產冥怪。莫不具載。而於杜文秀之亂。始末尤詳。蓋先生長於咸同兵戈之際。目睹亂事之起止。而先人又殉節兵中。奉遺策以悽愴。恨吾謀之不用。有餘痛焉。書始於同治甲戌。迄於光緒丁未。校論之次。又以所聞見者相質證。先生又有所增訂。編綴旣畢。慙慙付

印摹本以行。烏乎。忌諱之朝。官書之不可信久矣。其可信者。獨有裨官野史私家之書耳。余嘗求南疆之事於灰燼之餘。若求野錄。也是錄。明季忠烈錄。旅滇見聞隨筆。藜閣叢談。十數種。已次第刊行之。而近代之書猶闕。今得先生是書。上下二百餘載。大略備矣。民國元年夏六月

焦尾集序

南康盧演
生君鑄代

焦尾集者。安化賀竺蓀先生。在長安時。手寫付余。以待撰次者也。先生少時。嘗從其鄉郭筠仙侍郎。問詩古文法。是時沅湘耆舊。流風未沫。左右采獲。用力勤至。而平生於詩。所造尤深。栖遲南北。不自收拾。篇章多以放失。丁巳之春。客居津門。會余被長陝之命。請先生與俱。抵任三月。大變遂作。余故爲諸人所忌。方變作時。義不從逆。幽居城中。從者四散。獨先生與一二故舊。相守不去。慨念喪亂。發爲謳吟。因請先生於羈旅中。雜寫舊作。裋爲一集。而入關以前作。無復存藁。隨所記憶。十不得一。今于此集。誠無以見先生精詣所至。要勝於委棄灰滅而已。頃來嶺海。又已逾歲。兵革少息。乃得取此集。與樾村少元兩夫子。參斟而印行之。昔子瞻論杜甫氏。以爲詩之外有事在。而飴山譏切新城。又引吳脩齡之言曰。詩之中要有人在。余嘗比而論之。詩之中有人在者。由其詩之外有事在也。先生年未及冠。佐湘陰左公幕府。

平定新疆。又從劉銘傳渡台灣。從張曜治河。出入積雪巨浸中。十生九死。始以知縣改官雲南。雖蹶而復起。洊至守牧。顧所歷多在瘴癘。又以武略著稱。非先生意也。故觀於先生行事。猶未足盡其意志。况又於其詩哉。然今集中。越吟楚奏。均於睠睠時之一清。而俗之一反。亦可以見先生爲人矣。余不足論定先生之詩。而於平生志行。猶粗識一二。敬爲舉似於此。待先生質證焉。民國八年二月

東齋詩文鈔序

盧溟生君改正

吾師孫少元先生。服膺宋儒。躬行實踐。頗崇主道。貶文之說。泊與陳小圃師。以學問相切磋。乃稍變其前說。顧亦不屑以文見於世。教敎生徒。亦惟敦品力學之是嚴。不屑屑於文字間也。然竊觀先生所爲文。足於理。充於氣。力屏浮夸無益之辭。而一歸於明道以善世。丁巳督軍團造亂。國會播遷。根源棄陝長而役軍旅於粵。與先生相聚。間以先生文付梓爲請。先生固不可。癸亥政變。根源與先生僻地南來。主於予。朝夕論道講藝。孜孜不倦。竊窺先生精神意氣。憤樂相尋。不知老之將至。視人世窮通得喪。直浮雲之過空。無所欣戚於其間。渾忘其身之遭流離而居窮約也。語及國亂民喪。未嘗不愴焉如傷。而卒不易其坦蕩之天。間論文

字則大變其前說。而語加詳。語根源曰。吾始者。非有敢貶於文也。特深見立言之不易耳。夫大之足以經緯天地。綱紀世宙。小之不遺民物。曲成莫外。而表裏皆瑩者。惟聖人之言然耳。次者。或已不免明於此。而闇於彼。先儒謂學者如醉漢。東扶則西倒。夫倒者之咎。倒者職之。而扶者抑或東西不無所倚。有矯枉失平之憾。如韓子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歐陽子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爲可悲。某者昔讀而信從之。而今乃始覺其有所倚也。孔子曰。博學於文。豈以時限哉。則韓說倚也。又曰。餘力學文。何悲之有。則歐陽說倚也。二子之文。抑豈不美。蓋聖之與賢。分際殊焉。而以見立言之真不易也。若夫弄筆墨以徼利。長傲飾非。則更卑不足道。甚至淫詞邪說。惑世誣民。大爲世道人心之害也。直可付兩觀之誅。吾故仰視而有所不能爲。下視而有所不屑爲。與不敢爲者。人遂謂吾崇道而貶文也。而吾實自失於倚。今乃始覺深服湘鄉曾氏。舍文無以見道。明道必先攻文之旨。雖日月已邁。猶不敢息。炳燭之明。思本諸庸行。發爲不悖之言。冀拯人心之陷溺。而延聖道於幾希。根源聽受之餘。因又以先生文付梓爲請。先生仍不可。根源曰。先生欲言者尙有待。已言者盍出以商諸當世。意必有觀感而興起者。根源適以離卸世艱。息影葑廬。樂爲先生任校讎劄劂之責。請之

數四。先生乃曰：子之好善如是，姑聽子所爲。先生於詩，所作尤稀，作亦少，自存稿，同門生南康盧鑄曰：先生之詩，古體有排奐似韓，平實似白，跌宕似蘇者，七律一體，高處尤似劍南，然猶人所能至。至於發揮道義，砥礪廉隅，人所難言者，先生猶長言不足，反覆詠歎，若有無窮之意。此則性情之地，真積之功，實有獨至，非尋常詩人所得而髣髴也。根源無以易其說，迺退而詮次其語，以爲刻東齋詩文鈔緣起云。民國十三年甲子七月

中華民國憲法史案後序

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爲憲法之亡作也。有欽定之憲法，有民約之憲法，中華民國之憲法史案之作，爲民憲之亡，而欽定憲法之見端作也。聞君主之國，有欽定憲法矣，未聞民主之國，有欽定憲法也。以民主之國，而將易民憲爲欽定焉，是爲其國憲法之亡，抑亦憲法之大變，不可以無述焉者也。烏乎，中華民國，故民主國也，中華民國憲法，由國會制定，故載之約法者也。以制定憲法之故，而廢國會，而改造約法，誠不知民憲之何以不容於民主之國也。且約法者，故國家根本法，効力與憲法等者也。增修約法，雖得由臨時大總統之提議，必經參議員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三之可決，又載之約法者也。以行政代表之議決，而

設機關改造之。而以大總統裁可之。誠不知大總統之裁可。何以異於君主之欽定也。夫以民主之國。而將以君憲代民憲。則所謂共和云者。特有其名耳。悲夫。共和國民之所不惜數十萬之生命。與專制爭。幸而得之者。唯得其名也。然嘗究極其實。則共和之實亡久矣。固不必待國會之廢。約法之改造。而約法云者。國會云者。亦有其名耳。大借款者。國會開會之始。第一大事也。前乎大借款者。又有奧款。奧款之祕密私借也。大借款之祕密簽字也。國會於約法上。議決增加國庫負擔契約之權。安在。而約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之効力。安在也。降而要求預算案。而預算案卒未正當提出於國會也。國會於約法上。議決預算決算權。安在。而約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之効力。安在也。又降而中俄條約。參議院不與通過。而俄約締結。卒未嘗待國會之同意也。國會於約法上。締結條約同意權。安在。而約法第十九條第五項與第三十五條之効力。又安在也。故袁氏之無國會久矣。無約法亦久矣。豈必待廢止而後爲無國會。待改造而後爲無約法哉。洎國會廢。則一切以命令代法律。而約法蕩然。無復餘地。又無論已。且其心疾首蹙額於約法。兩年以來。處心積慮。必去之而後已者。彼固自言之而不諱也。推其疾惡之心。終必以一當爲快。是故廢國會有所不顧。改造約法有所不避也。夫

至於廢國會改造約法。則民憲於是亡。至於以大總統裁可約法。則欽定之憲法於是始矣。雖然。共和者。國民以數十萬之生命所爭而得之者也。將共和之國。可以無憲法。將有憲法焉。而可以出於一人之欽定。則國民於此。可以無事。不然。叛憲法者。謂之叛。奪民國制定之權。而代之。謂之僭。使民意代表之機關。國家根本之大法。一切皆壞。謂之亂。以袁氏之爲叛耶。僭耶。亂耶。國民其猶得執其名而問之耶。抑將聽其所爲而遂已也。烏乎。此又共和之大變。而不幸於憲法。史見之者也。故因其成文。存其行事。自國會制定憲法草案起。訖改造約法止。以表見始末。備徵信。若夫草案所主持。與袁氏所非難。是非失得有。國民之共見。非一人之私言。茲故不著。民國三年一月三十日

陝西圖書館目錄序

安化賀等先生宗章代

吾國圖書。明清以來。館庫而外。舊家世族。競尙收藏。極稱繁富。見於著籍者。難更僕數。而其後。往往不能保存。歷世既久。展轉散失。甚至雜於蛛絲煤尾之間。徒飽蟬蠹而已。草野寒峻。博覽無由。近日外人。吸我文明國粹。不惜重價購收。載運而歸其國。珍逾球琳。及各省圖書館之設。已如灰燼之餘。存什一於千百耳。陝西圖書館。舊在梁府街。創於光緒末葉。共和大

定都人士知所先務。移館於茲。勸工陳列所附焉。計共度藏經史子集都爲七千五百九十九部。雖不免於複雜佚殘。然非在事諸子。勞身焦思。拾遺補闕之勤。卽此目錄。亦未易見其成也。抑予更有深望焉。關中爲人文淵藪。漢唐以來。碩學鴻儒。後先相望。流風餘韻。至今猶有存者。瑯環古籍。名山著述。詎乏樓藏萬卷。書擁百城。與其私於家。誠不若公於館。永有專司之爲得。世世子弟入覽。例得優遇。沾溉學人。厥功尤偉。豈獨侈漢京之宏富已哉。根源頻年奔走。學植荒落。來長是邦。尤賴明達君子。以聲氣應求之雅。惠我好音。玉軸牙籤。同時並集。庶資管窺蠡測。或於治道不無小補云。館長高君樹基。朴學惇古。能爲其所難。適刊目錄。請序。書此歸之。民國六年丁巳三月念有四日

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序

江寧吳敬之先生廷錫代

古今紀載之書。每多傳聞異辭。摭摭失實。甚至毫釐之差。有千里之謬焉。閱世既久。謬種流傳。愈無由得其真相。吁。可慨也。是編爲他郎庾君澤普所記。并插畫百有餘幅。言皆有據。俾讀者如躬履行間。身親其事。於是非成敗之迹。曲折原委。至詳且盡。以餉國人。其用心可謂勤矣。當袁氏帝制自爲。其氣燄之薰灼。凌轢震盪。勃焉而不可遏。天下人之力。皆將爲所屈。

迺以貧瘠邊鄙起與之角。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也。卒能摧滅暴彊，申張大義。此以見逆者之終窮，而人心之不可以侮也。然返視二年以還，其厲行顛制，排斥異己，積威之漸，使人皆側目重足，而莫之敢議。方謂民氣之牯亡，至是盡矣。而孰知一旦勃發而不可遏，彼尸居之餘，曾不足以當一擊哉。是知物極必返，唯正義之在天下，終不敝也。嗟夫，陰陽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義，莫備於易。恆以時運爲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至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在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袁氏之謂也。在坤有云：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其卽雲南首義之象歟。雖然，同類相殘，在仁者未嘗不疚於心。矧今內憂外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安可以自矜耶。語有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願全國上下，懸爲殷鑒，從此同心一志，推誠相與，平政局而消隱患，以言國利民福，其庶幾乎。

民國六年四月十日有九日

普陀山志序

盧溟生君代

釋迦入滅，以金縷袈裟付摩訶迦葉波。迦葉奉衣住雞足山，以待慈氏。據奘師所記，屈屈陀播陀，此言雞足，亦名窶盧播陀。此言尊足。在摩竭陀國莫訶河東百餘里，道里明白如此。乃今雲南賓川之境，有雞足山，亦以爲卽迦葉傳衣示寂之處。著之山志，華嚴末會，韓瑟胝羅

居士告善財。言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契師所記爲布咀洛迦。在南印度秣羅矩吒國之南。秣刺邪山之東。道里明白如此。乃今定海縣東海中。有普陀山。亦以爲卽補怛洛迦。觀自在菩薩說法之處。著之山志。然則記可據乎。志可據乎。曰是有說。地志者流出於山經。禹與伯益。主名山川。量其道里。遊方之內。此其職也。至於華嚴法界。毘盧法身。超情離見。不在此類。卽人卽法。卽依卽正。毘盧之法身也。自他無礙。一異無礙。華嚴之法界也。卽人卽法。法之所在。佛之所在也。卽依卽正。佛之所在。土之所在也。法外無佛。佛外無土。觀自在在外無此山。此山之外無東土。無南印度可也。自他無礙。則此山之在東方。與此山之在西方。無礙也。一異無礙。則西方有此山。東方有此山。乃至餘方復有此山。亦無礙也。非他非自。非一非異。則此方之山。非補怛洛迦。補怛洛迦。非在西方。乃至非在餘方。亦無礙也。事無礙。法界性也。昔賢偈曰。如於此處見佛座。一切塵中悉如是。佛身無去亦無來。所有國土皆明現。然則故記之文。與今志之說。爲同爲異。孰爲可據。又不足論也。抑余之有感於茲志者。雞足僻在徼外。普陀介在海中。開山皆晚。而普陀當海通之後。市船上下。在昔蓮池望洋而歎者。乃今凡夫褰裳可涉。獨雞足百年以來。日以榛翳。山之顯晦如此。然則時節因緣。

固有人在歟。余家騰衝，與賓川同直雲南之西，而間關千里，雖無風濤之憂，亦有泥塗之苦。然民國初元，獨得從容解兵，宿山中者旬月，然後去。比居海濱，普陀一水，朝發夕至，而數歲之間，未得一往，故亦不能無感於時節。因緣之說，雞足之志，草創於錢邦芑，脩飾於范成勳，自茲以後，遂無續者。余與趙介庵師，嘗因游覽，別爲小志，補其闕略。屬稿初定，訖未刊行。普陀山志成書以後，而百年之中，凡三脩焉。今開如蓮禪兩師，既爲摹刻，廣其流通，又寄京師屬余爲序。余於茲山，無一日之勤，而因緣遭值，得掛名於簡牘，亦不可謂非幸也。余罕聞法要，誠不足以敘茲志，重違兩師付囑之意，故援法界之旨，稍解世俗之諍，亦爲雞足發其凡焉。

民國十二年
二月

南洋通誌序

南洋羣島，雖非我國之殖民地，實不得不謂爲我國人之殖民地。以人口論，以資產論，華人與歐美人士人之比例率，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今之主權，或爲英，或爲荷，然筆路檻縷，剪荆棘，刈蓬蒿，而闢此土者，皆我國人也。彼英荷殖民政府，對於華人，特設專官以治理之，羈縻與防範兼施，無非慮華人之反客爲主，或相率而去也。獨惜前清以來，懵然於殖民政策，無

國力以爲之保護。故僅由閩粵之民。發揮其獨立之生活能力。而不能以政治上。外交上。軍事上之發展。使成爲國家之殖民地。凡游南徼遠者。靡不慨然歎之。然各埠華僑。念念不忘祖國。不獨風俗習慣。矩矱高曾。而上溯明社之屋。遺民遯世。相率投荒。漸染於被髮左衽之痛。故民國肇建。毀家紓難者。不惜其財。荷戈効死者。不愛其身。在清末時。實爲醞釀革命。孕育新國之策源地。又安見海外僑民之無政治思想哉。準斯以譚南洋之歷史。無非我國人之歷史。如就其利害之數。得失之由。與夫保護之策。熟思而審計之。實我國人切身之圖也。林子雲藩。久歷炎荒。遠而記其政治地理社會狀況。而尤斤斤於南洋與中國之關係。華僑之教育實業。著爲宏篇。公之當世。其亦世之有心人。而非徒爲輜軒之探風土之記者也。民國十二年一月

瓊崖調查報告序

瓊州爲古珠崖儋耳郡。漢賈捐之建議。以爲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棄之不足惜。降及唐宋。中國之人。咸視爲惡土。朝臣得辜。乃貶謫於此。以示疏遠。蓋數十年來。言版圖者。罔不斥爲荒服。未有能珍惜之者也。近代國家進化。人衆日蕃。生人之須要。

僅取之本國土地。常感不給。乃不能不求之於外。於是爲擴張領土計。滅人家國。取其實質者有之。探險尋地。闢開荒島者有之。至今日而尺土寸壤。罔有棄遺。竭五行百產之精。以供人羣日用之求。而猶若不足。瓊州一隅。巍然猶封其寶藏。是今日亦未有能珍惜之者也。然則此沃野千里。連城十三。豈非天造地設。以俟有爲者之開發耶。吾友殷鑄夫。彭凌霄。素以研究實業爲職志。本年奉軍政府岑公令。前往瓊崖全島調查一切。遶而分門別類。列冊報告。曰交通。曰黎情。曰森林。曰農產。曰礦產。曰鹽田。生人之需要。幾於無一不備。既詳蘊蓄之富。復紆倡導之謀。更於懷柔政策。獎勵方法。競競致意。偉畫宏規。毫無遺憾。讀之使人怦然動。富強之奢想焉。若能剋期舉辦。次第啓發。大利之興。十年可覩。實百粵之外府。西南海疆之隩區也。世有華路藍縷。以啓草莽者乎。孰是書爲之先河。則經營瓊崖。非難事矣。民國八年十月

瓊山唐氏宗譜序

宗族之有譜。所以別昭穆。明長幼。辨族屬之親疏。識支流之遠近。如樹之有幹。幹之有枝。開卷瞭然。使人敦宗睦族之心。油然而動。非細故也。晉唐以來。最重門第。譜學至有專家。豈有爲明德之後。宗盟不習。家乘如忘。而可稱爲賢子孫哉。瓊山唐氏。先世籍桂林之興安。宋淳

祐間始遷祖震公刺瓊州卒於瓊子叔建公以廕授瓊尉遂家焉世有隱德名位俱不顯十數傳至明初始有聞人泊宏治朝司農西洲公以風節著一時敷歷中外政績載明史列傳與邱文莊海忠介二公輝映於數十年間卓然爲鄉賢冠蓋建樹宏遠非獨善其身者可並論也自西洲公興起後相繼掇科第官清要者先後相望而子孫之派別支分亦愈引而愈繁衍蹤迹日以遠情誼日以疏溯宏治迄今不及四百年至有沒齒不相聞覲面不相識者敦宗睦族之謂何詎非後起者之責耶唐氏裔孫汝梅君慨然有修宗譜之舉洵老友粘君世珫函京師囑爲弁言余曩昔督師瓊海於瓊之鄉賢悲弔遺蹤恆低回而不能去既嘉唐君有尋源復本之思益觸余山高水長之慕迺濡筆爲序以違之

民國十二年二月

孟連尹氏譜略序

譜之義與史同史之主旨在紀實惟譜亦然實不足而華其文是謂誣祖誣祖非人子意也騰衝尹氏之族以邦讀和順爲最大然溯其祖則至自四川孟連尹氏籍出南京如淄澠之不能相混也始祖蘭公明正統間隨師入騰家於緬甸乾隆初有正伊者移居孟連傳七世至尹君明德明德余妹聳也嘗病族人散處各方總譜之不易纂輯也慨然曰遠者既不可

攷而近者且將忘焉。余小子用是滋懼。此孟連譜略所由作也。夫總譜不能修。先纂支譜不得已而爲之。例亦恆多。正伊以前無可稽。卽斷自正伊公爲孟連始祖。蓋亦矜慎求實之本意也。他日總譜成。則緣流溯本。以求到騰原始。本支百世不致數典忘焉。此支譜略亦貞且慤也。余故樂爲敘其簡首。

民國十五年四月

蘭谿鄭氏族譜序

蘭谿鄭氏續譜成。其裔孫鄭鉞。走吳門問序于余。鉞。余執友也。授而讀之。嘉其體例謹嚴。不標榜門閥。不攀援勳貴。質敘本支。得尊祖親親之義焉。夫鄭氏得姓于周宣王母弟桓公友。其後發揚光大。代有聞人。如漢之鄭當時。鄭康成。北魏之鄭羲。鄭道昭。北周之鄭孝穆。唐之鄭綰。鄭餘慶。宋之鄭文寶。鄭夾漈。其政治文章。昭然在人耳目。譜均略焉。而斷自曾八公爲始祖。攷鄭氏之占籍蘭谿。以宋南渡初。有官于蘭者而家焉。遂爲蘭谿鄭氏。然曾八公以前。宋魚鱗冊中。尙有大彰千六府幹萬一秀才萬三秀才等名。是鄭之占籍蘭谿者。不自曾八公始。以其原委未詳。亦略而不書。吁。是譜之作。何其嚴且慎歟。嘗見夫世之爲譜者。多妄引名賢。以爲冠冕。賢如香山白氏。其自序亦以白公勝爲祖。白乙丙爲宗。祖宗倒置。貽笑後

人南豐曾氏。則上溯子輿子皙。彼熊安生之誤認態光。郭崇韜之妄哭子儀。更勿論矣。不知族之有譜。所以尊祖親親也。自己身而上。爲考爲祖。爲曾爲高。以至於始。常患其邈而莫知。自己身而下。爲子爲孫。爲曾爲立。以至於百千萬世。常患其散而無統。勢必至生不相存。問死不相赴。弔一本之親。視同路人。君子憂之。欲使邈而難知者。永永不忘。散而無統者。井井不紊。于是乎有譜之作焉。譜之云者。所以尊祖親親也。子孫讀之。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焉。余故曰。譜者。大之可以網維世宙。統攝羣倫。小之則爲一家一族脩齊之本。其關係爲何如也。乃時至于今。世風日下。人心澆漓。非孝非家。庭制度之論。日煽日盛。而鄭氏子孫。獨能于異說爭鳴之世。亟亟於譜牒之續脩。以正尊祖親親之義。實爲難能而可貴者。故不辭不文而序以歸之。民國十八年十月

太湖呂氏族譜序

自宗法失而族譜興。尊親之義猶未泯滅。歐風東漸。羣譏吾國數千年來尙不能脫離宗法社會。以致人各私其家。家各私其族。治化不進。國承其敝。族譜之學。幾爲今之士夫所不屑稱道也。雖然。國者。家之積。今日仁義土苴。紀綱掃地。俗偷世亂。國無寧日者。未嘗不基自家。

族之不治。家族之不治。又未嘗不基自尊親之義之不明於天下也。夫以族得民。載在周禮。族之有譜。其所以敘昭穆之倫。而別親疏之等者。又爲隋唐以來所不廢。然則譜牒之修。豈曰明人倫。亦將有資於治也。太湖呂氏。爲皖中望族。自始祖由江右遷皖湖。傳二十餘世。代有達人。世系蟬聯。班班可攷。溯自前清順治丁亥。至光緒庚子。譜凡六修。悉衷諸禮經。先以歐陽氏之圖。定大宗小宗之派。次以蘇子之傳。詳功德行事之實。今逾三十餘年。其裔陸軍步兵上校六韜。又以重修家譜徵序於余。余謂此舉。真仁人孝子之用心。可不謂賢乎哉。觀此殆亦如明允所謂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盛哉呂氏。其明德遠矣。記曰。上治祖考。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禮大傳曰。敬宗收族。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之返其所本。子輿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則族譜之作。不僅尊祖敬宗睦族。關乎一家一氏之乘。且將於此覘世運焉。嗚呼。使今之世人。皆能明尊尊親親之義。則立人道。扶人紀。由家而族。由族而國。於治天下何難哉。余序呂氏族譜而并及之。俾世之治譜學者。知所取法焉。

民國二十二年
癸酉二月

農商統計表序

昔章實齋以紀傳爲有句讀之史。以表爲無句讀之史。其無句讀者。所以濟有句讀之窮也。余獨惜夫馬班作表。偏於記人。而平準之書。食貨之志。無表以相爲表裏。而禹貢一書。世人推爲調查統計之鼻祖者。亦何至猶反乎作始。簡將畢鉅之通例。而今竟成絕響耶。農商之掌。食貨之府也。統計表之刊。於今八次矣。會萬民之恆業。計全國之物產。揆諸古昔邦國之所獻。太史之所司。而利用厚生之政所由施也。且由今以溯往。數年之間。若者盈。若者虛。燭照數計。朗若列眉。據以求增進之方。定保育之策。則此無句讀之文。豈不較有句讀之文。關係尤鉅乎。抑余重有感焉。百政皆有統計。農商居其一。若專以農商言。則此表亦全國之統計也。自督軍團作亂以還。海內倏擾。西南各省。付之闕如。今又每况愈下。榆關以外。亦未完備。覽斯表也。雖無政治之紀載。實於無句讀間。發人深省。魏徵曰。以古爲鑑。可知得失。百爾君子。邦人諸友。倘因此而以今爲鑑。庶天心厭亂之機乎。民國十二年四月

工業試驗所報告序

天津王槐清
君治昌代

自化學進步。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應用日廣。於是新元素之發明。歲增其數。天然物之能由人工製造者。亦迭出不窮。不獨電子說勃興。分子說打破。爲化學開一新紀元也。而推其致

此之繇端在試驗之結果。考各國試驗之設備。隸於內務行政者。有衛生試驗。隸於司法行政者。有裁判化學。然能有所發現。而裨於實用者。則惟工業。凡草石成分。如何鑑定。化學工藝品。如何組成。皆有賴於工業上之化驗。其所成就。直駕衛生試驗。裁判化學而上之。國家苟提倡實業。罔不於此加之意。我國工業。方在幼稚。試驗所之設。惟農商部有之。而亦略具雛形。未臻完備。然觀此冊報告。如各種金類。及合金之化驗。鹽類。硝類。油類。糖類。酒類。染料之分析。歲星不滿一紀。而成績可考。已二千餘種。準此以往。再於器械藥品之設備。日求完美。學問技術之研究。日求精密。安知數年後。不能有所發明。於化學界。工業界。放一光明於東亞。千里起於跬步。江河始於濫觴。予日望之矣。

民國十二年四月

棉業論序

瑞安林劍秋
君大闢代

原人之衣。居山以皮。背水以卉。民智漸進。乃有絲麻。如吳都賦所謂鄉貢八蠶之綿者。仍屬絲類。絲字從系。是其明證。自吉貝之種。由炎方傳入中土。今之所謂綿。乃始為禦寒之具。輓近以來。幾於衣被萬民矣。近海斥鹵之區。以此為主要農作物。工業興盛之地。以此為紡織必需品。微特我國。如美。如日。如俄。如埃及。如印度。皆以產棉著稱。歐戰之際。各國工作停滯。